

鐵崖古樂府注

冊四

鐵厓詠史註卷之五

目錄

蒲山公

西夏賊

鄭沙門

糟粕胛

毒龍馬

阿鼠兒

破野頭

鄂國公

田舍翁

大健兒

唐奸狐

謝祐頭

長髮尼

武氏剪甲詞

匡復府

馮小寶

兄入甕

宏霸死

雨雪曲

鸚鵡折翼詞

机上肉

點簪郎

桑條韋

安樂公主畫眉歌

喬家妾

伴食相

胡眼大

五王毬歌

三足癭

陳濤斜

尋樂風

位入與甲諸

惠我郎

備前郎

田舍郎

大對泉

好裡郎

禮國公

壽詩郎

歐陽公

讀心門

謝安公

蕭山公

西夏州

目錄

藏里知史書卷之五

鐵厓詠史註卷之五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濱註

邱咸邦寧

訂

金廷標海山

蒲山公

傳曰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密牛背所讀無他異書乃項羽傳
耳其識度陋矣既以羽始宜以羽終羽不能與劉季爭天下
僅勝陳涉密不能與世民父子爭天下曾不勝楊元感羽有
一范增不能用密亦有一魏徵不能用密晚節歸唐而復叛
稠桑之及不如垓下之死已

蒲山公從師蒯氏縣不讀黃石書乃讀項羽傳西楚王霸天下蒲山
公不能取關中尺寸土窮無歸稠桑在垓下

戶叶

隋書李密傳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新唐書李密傳楊帝見之謂
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又密感厲

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鞵於牛挂漢書一帙角上楊素
適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
隋書楊元感傳司徒素之子也驍勇多力論者方之項羽新唐書
魏徵傳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
稱善既聞所為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充者高祖詔密以本兵就
怨望未幾聞密故所部將多不附王世充者密大懼謀叛熊州副
將黎彥招撫經略之李密傳贊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
首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元感亂密也

西夏賊

建德爲羣盜之劇觀其行事余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
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爲喪者已爲一奇少年起兵日滑州刺
史王軌爲奴所殺以首來建德曰奴殺主大逆也內之不可
不賞賞則敗教將焉用爲遂殺奴反軌首余謂此舉暗合吾
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推是心也豈
不可以有天下義士吾民耶虬髯子不起以是所行拔諸密
銑舉軌世充之羣其不雄長何待不使編髮重譯而朝吾不

信矣

西夏賊中夏才滑州奴殺主以首來斬奴反主首滑人響應聲如雷
西夏賊不識書不納三叛法暗符如何堂堂天子乃爵蒼頭奴

新授大禹書寶建德傳宗城人獻元圭一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天以是
建德方耕遽解牛與給喪事又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
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
爲命殺奴而反軌首滑人德之遂降密李密銑蕭銑舉薛舉軌李
軌世充王世充也後漢書彭寵傳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斬
爲寵詰闕封侯不義

鄭沙門

頰不樂仕進於世充謂其妻曰吾不幸遭遇亂世側身猜忌
之朝繫足危亡之地無以自全人生會當有死早晚何殊遂
削髮爲僧世充大怒曰爾以我爲必敗欲苟免耶不誅何以
制衆遂斬頰於市余悲頰之避禍不如陸德明也

鄭沙門國大臣失身北面東都君東都之君老巫婢李下桃間爭鼎

位巨鏃斧大輻勢江淮咆哮十六虎明年面縛我先知沙門脫身苦
無所君不見東宮先生服巴豆何必髡臚取絕脰

隋書李密傳世充傳御史大夫鄭元為浮屠惡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充
唐書王世充傳御史大夫鄭元為浮屠惡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充
傳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怒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東脩禮
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東壁下元怒入拜床垂德明對之遺利
不復開口又秦瓊傳叔寶歸王世充與程達金計曰世充多詐與
下呪誓乃巫嫗非撥亂主也十六虎謂段達單雄信朱粲之流

糟犯胛

朱粲初引陸從典顏愍楚為賓客其後乏食皆為所噉段確
性嗜酒奉詔使朱粲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
曰噉醉人如糟藏彘肉遂收確烹以噉粲獸人不足誅也確
以身試其牙吻糟彘之噉將誰咎哉

著作子舍人兒豢作朱家稀啖之一無遺段家醉夫危與狎酒香已
帶糟犯胛分殺身不能先殺烏將軍

通鑑綱目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每破州縣食其積粟將
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積粟者

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餒初以隋著佐陸從典通
奉詔慰勞朱粲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
正如糟殍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爲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烹
食之奔王世子充類纂開元中郭元振下第夜行失道見一宅燈燭
熒煌惟聞女子哭聲郭問之郭曰妾良家女也父母利鄉人之金
醉妾此廟中云爲馬將神娶婦至二更當來迎因拔佩刀斫其股
此妖以救汝良久車馬駢至將軍來郭出揖迎至令鄉人
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之乃猪蹄也俄而父母至令鄉人
逐之至一古塚中一大猪無前蹄而斃女嫁郭爲側室

毒龍馬

秦王與建成元吉射獵角勝上前建成以一胡馬授世民馬
駿喜蹶人不能御世民卽乘以逐鹿馬特蹶者三而世民乘
之如常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斃我而我有命焉爲賦

毒龍馬

毒龍馬詭稱良能跳絕澗三丈強真龍西府天策將不足東邸長林
郎天策上將人中豪身騎天馬金拳毛露紫騅青什代志翦劉羣盜
皆稱勞毒龍性空善蹶帳前噉噉不爲動三蹶三驅汗流血於乎毒

龍馬荊州牛豈是六龍之匹儔

綱目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將軍新唐書隱太子傳建成等私募四方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入爲宮甲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長安志太宗六駿刻石於昭陵北闕之下五曰拳毛騧平劉黑闥時所乘有石真容自拔箭處嘗中九箭也金石錄太宗六馬其豆一曰拳毛騧黃馬黑喙晉書桓溫傳曰聞劉景升千斤大牛噉士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

阿鼠兒

建成丞德妃高宗丞才人一類也才人入宮後與帝同聽政帝居東間墾居西間謂之二聖使建成得位則尹爲武氏鼠爲三思矣殺唐子孫豈止我一如晦而已哉

阿鼠兒黃頭豎春宮郎丞鼠女怙威作勢鼠變虎杜陵才俊唐砥柱戎機新贊秦王府鼠投器肆無忌我我砥柱讒妾婢嗚呼春宮郎豈真主虬髯不起鄂不章二聖禍胎寧在武

新唐書隱太子傳帝晚年多內寵張婕妤好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宮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多內寵張婕妤好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宮張婕妤好尹德妃淫亂建成傳秦王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悲其傲率家童摔殿折一指父懼卸使妃前訴帝大怒詰王曰兒左

右乃凌我妃
家況百姓乎

破野頭

唐公以義起兵當以大義率天下義旗所指無急殺君之賊
字文化及是也貸而不問何以令關中之兵而動天下之豪
傑也耶漢高爲義帝發喪煬帝不正於義帝乎天討之名乃
使竊於李魏公凶問至長安又未聞率吏民大臨爲之發流
珠之殯時裴寂劉文靜蕭瑀輩以文墨議論左右曾無數罪
之言導其主於魏公之上噦此晉陽君臣不知春秋之過也
破野頭父之悖君之讎內妻六宮外奴百職與諸侯請無沐浴臣書
無董狐史乃令匹夫勇發憤厲弓矢逆賊不討將何爲仗下小兒徒
假手元武門前未梟首

隋書李密傳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

頭耳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費也頭臣屬鮮卑從其主稱宇文氏故

密罵云隋書字文化及傳宿公麥鐵杖戰死贈宿國公子孟才嗣沈光

及反

爲所害孟才麥鐵杖子鐵杖戰死贈宿國公子孟才嗣沈光

聞字總持吳興人時人號爲肉飛仙通鑑綱目隋吳興太守沈發憤
屬弓矢者指此魏公上表請討化及僅
獲凶黨洪建於皇泰元罪終不可得

鄂國公

元武之變唐之存亡間不容髮吾不咎秦王而咎高祖建大
謀取天下者秦王也王當嗣高祖以妃嬪之言立建成此禍
端也酖酒之吐天命在秦王矣高祖始議秦王封洛陽建天
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而又以婦言譖而止宮府日以殺秦
王爲事此周公之事不得不行也況元吉謀殺建成上烝張
尹不能無罪爲國殺之吾於秦王乎何咎然扼弓之險微敬
德則秦王死林木之下一矢之捷徑取凶首宮府之譟者皆
潰秦王見上於吮乳號慟之頃此大唐天地重開之慶也故
吾以回天第一功歸敬德晉陽令及杜房諸臣吾未論也論
者猶以推刃同氣喋血禁門爲秦王之咎可乎因賦鄂國公

詩

太白經芒占井鬼齊王字識奸天紀春宮酒吐血一升元武門前伏
兵起長林射落雙飛鴻將軍一箭回天功扼吮太茅滅巢嗣吮乳小
兒啼乃死凌烟閣鄂國公至今毛髮生雄風嗚呼榆窠奪櫛未足道
回天之功唐大造

新唐書隱太子傳建成等召秦王夜宴酒而進之王暴疾路血
數升帝謂秦王曰觀而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忿鬪且深爾還
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建成等
因密使人說帝以果寢俄而突厥寇邊太子薦元吉北討事因欲
兵作亂秦王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
殺臣是爲世充建德復仇帝大驚報曰旦早參張婕妤今乃欲
成元吉遲明乘馬至元武門秦王引弓以射不能入者三衛建成
吉覺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敬德射之敬德拔
建成馬逸墜林下元吉走尉遲敬德射之敬德拔箭射之敬德拔
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走尉遲敬德射之敬德拔箭射之敬德拔
武門戰不趨行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
侍不戰甲趨行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
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討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召帝意悅於是
德請帝手詔詣軍聽秦王之節度內外始定綱目上衛世民跪敬
吮上乳號痛久之建成刺王傳吉諸軍薛寶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
奏秦王當有天巢刺王傳吉諸軍薛寶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

元吉喜曰但除秦王敬德躍馬大如反掌耳尉遲敬德傳秦王獵榆窠
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又其戰
善避稍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憲謂敬德萬世功房論敬德元武扼弓
事不在榆窠奪取賊稍還刺之憲謂敬德萬世功房論敬德元武扼弓
者其在海池宿衛乎當是時隱巢既死亂者誰耶敬德入衛敬德
甲持矛直至上衛所駭天下遣臣宿衛而陷太宗於何地敬德對曰秦王
德不善應對亂兵誅之遣臣宿衛而陷太宗於何地敬德對曰秦王
以齊王作亂舉兵誅之遣臣宿衛而陷太宗於何地敬德對曰秦王
戰猶未已敬德又請出將聽秦王之雅處分上從之然後定嗚
呼孰謂敬德豪如王敬德則輩拔刀跳躍事須及熱
敬德白紗加首矣僭以此論備先生史斷之末
而白紗加首矣僭以此論備先生史斷之末

田舍翁

田舍翁之辭長孫后知之徵不知也使徵知之必有所對吾

賦田舍翁代徵辭云

臣本山東農臣誠田舍翁臣少且孤師河汾公洗馬在東宮陛下功
高正宸極忘臣射鉤引臣入帷中臣罪死受陛下喉舌有言不諱無
言不從仁磨義勵奏陛下疏二百封陛下許臣良臣誓為稷契不為
比干與龍逢叶陛下馬上得句褒鄂功下馬治臣之忠三四青錢米

斗賤一十九人刑圖空舞慶善歌樂工老臣侍酒天開容胡爲乎殺
此田舍翁陛下比臣諸葛亮諸葛本是南陽農田舍翁有桑土翁歸
耕鑿以田舍婦下呼田舍兒不願尙貴主但願陛下鴻名高萬古無
忘小白心在莒臣亦無敢忘飯牛在齊解縛在魯

綱鑑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
辱我后退具明朝服立於庭上驚問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徵今
直由陛下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宏簡錄王通傳家河汾又
魏徵北面受業焉新書魏徵傳隱太子悅宏簡錄王通傳家河汾又
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意者又徵頗首曰願陛下
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切當良臣異乎曰良臣與忠臣
忠臣龍逢比干也又帝卽位四年歲斷死囚二十幾至刑措斗
米三錢又帝問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
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又高昌
平侍宴兩儀殿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者飲叔
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朕在莒時使管仲鮑叔牙之使甯
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
人也

大健兒

太宗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

大勝亦不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徹自建成敗後嘗隱於終南山晚節再出乃爲房氏不肖子所陷君子惜之

燉煌有力士自稱大健兒氣吞黃狼纛義扶白鵲旗李家春宮子去逐春宮起海池敵虬髯不識真天子天子親評三大將鴨綠歸來肆驕宕快刀不斫兩牝妖臂足甘爲羣鼠葬老荆盜弄金烏丸手提血日夢中還何如短衣匹馬射猛虎老死不出終南山

新書薛萬均傳本燉煌人弟萬徹事隱太子督宮兵戰元武門譟而趨秦府示以太子首然去亡之南山秦王以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尚丹陽公主加駙馬都尉能太宗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江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貞觀二十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鴨綠水以奇兵襲大行城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鴨綠水以奇兵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刑猶萬不取動健遺安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徹大健兒安得坐國有變當與公共妖謂高陽巴陵機二公主也高陽公主所傳嫁元齡子遺愛御史効盜得浮屠辨亂金寶神枕自言主嫁與遺愛見悅之史具帳其廬與柴令武謀奉荆王傳元景爲主以武綱目永徽四年房遺愛與薛萬徹吳王恪素爲物元望所格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免死於遺愛萬徹王恪武素皆斬元望景所格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免

註荆王自言
夢手弄日頭

唐奸狐

敬宗武曌之鷹犬也初虞世基與其父善心同遭賊害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少年已爲悖子宜其終老爲奸臣太常諡繆太史傳奸足爲萬世戒矣

許老魅唐奸狐生不滅頂誅死諡繆不誣尚書郎黨奸暴負法重負詔歐太史筆春秋第一奸錄鯨兜

新書奸臣傳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卽妄言曰田舍子朕獲十斛麥尚欲更大臣故婦天子富有四海帝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又始虞世基與許敬宗同遭賊害封德彝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爲口實又咸亨初以特進致仕卒王福時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綱目訴思古有隙詔更議博士王福時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綱目禮部尚書楊思敬請諡曰恭詔從之

謝祐頭

孝子不報仇孰愈秦娥休昊天難共戴厚地難共游黔州督剛且警

夜重關驚失頂淋漓血書題謝祐孝子之家作溺血嗚呼刺客何其
神荆軻豫讓爲何人

新書太宗諸子傳曹王明母本巢王妃永隆中坐太子賢事降王
零陵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則天皇皇后本紀永昌元年四月甲
辰殺零陵王俊綱目祐寢於平閣夜去其首及明年詩秦氏有奸
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器題云謝祐左延年詩秦氏有奸
女自名爲女休休年
十四五爲宗行報仇

長髮尼

武氏之禍以天論者不敢咎天以人論者予敢咎文皇之不
明不斷文皇既悟李太史在宮之言而又以疑似者置之以
敗業何也晚年又以李勣爲可託大事遂以太子治屬之而
他日武氏之立使唐氏子孫殺戮殆盡者乃成於勣言嗚呼
王氏后以妬引武入宮婦人小慧不足咎也李義府請立昭
儀貢諛脫罪亦不足咎也所可咎者無忌與勣爲顧命大臣
而敢負國如此雖然以文皇明並日月智如著龜既能以佳